

# 以价值为导向的大都市乡村地区文化振兴方法探索\*——以上海“沪派江南”江海单元、新乐单元营造行动为例

Exploration of Value-oriented Method for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 Metropolitan Rural Areas: A Case Study of the "Shanghai-style Jiangnan" Jianghai Unit and Xinle Unit

袁海琴 郑 铢 YUAN Haiqin, ZHENG Shuo

**摘要**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沪派江南”营造行动是上海保护传承本土文化、为乡村地区塑魂的乡村振兴工作。以“沪派江南”江海单元、新乐单元为例,探讨大都市乡村地区文化振兴的现实困境、营造方法与理论构建。在城乡文化交融背景下,大都市乡村面临本体性挑战、主体性挑战和载体性挑战等结构性困境,依托上海“沪派江南”示范单元营造工作,探索实践“文化本体价值唤醒—文化共同体激活—文化载体多态创新”的营建方法和路径,以价值为导向,构建文化价值“本体—主体—载体”的“三元一体”理论模型,以期为大都市地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维度的创新探索。

**Abstract**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is the sou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Shanghai-style Jiangnan" action is a rural revitalization work in Shanghai to protect and inherit local culture and shape the soul of rural area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hanghai-style Jiangnan" Jianghai unit and Xinle unit as examples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novative methods,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 metropolitan rural area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metropolitan rural areas face structural challenges such as ontology, subjectivity, and carrier challenges. Based on the action, Shanghai rural areas explore and practice the 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paths of "cultural ontology value awakening - cultural community activation - cultural carrier polymorphic innovation". Oriented by value, a three-in-one theoretical model of cultural value "ontology - subject - carrier" is constructed to provide innovative exploration in the cultural dimens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metropolitan areas.

**关键词** 乡村文化振兴;以价值为导向;大都市乡村地区;“沪派江南”

**Key words**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value-oriented; metropolitan rural areas; "Shanghai-style Jiangnan"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25) 04-0024-08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supr.20250404

## 作者简介

袁海琴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  
副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硕士  
5952838@qq.com

郑 铢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  
城市规划师,硕士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根本所在。党中央高度重视乡村文化振兴工作,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文化建设,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提出乡村文化振兴概念,党的二十大提出繁荣乡村文化、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我国乡村地区传统社会结构解体及文化式微的空心化危机仍在继续,在大都市

乡村地区尤为明显。

在此背景下,上海针对乡村地区开展一系列普查调研和规划引导工作。2023年“沪派江南”乡村特色风貌营造工作启动,从特色村落普查、专项规划编制落实到15个试点单元营建工作,积极探索大都市乡村地区文化振兴方法与路径。

本文梳理奉贤江海单元和崇明新乐单元

\*基金项目:“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城市可持续规划建设与治理的基础理论”(编号2022YFC3800201)资助。

两年多来的“沪派江南”营造工作实践,总结上海大都市乡村地区“以价值为导向”的文化振兴方法探索,构建文化价值“本体—主体—载体”的“三元一体”理论模型,提出“文化基因唤醒—文化共同体激活—文化载体多态创新”的内生机制和振兴路径,为大都市地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维度的方法创新探索。

## 1 乡村文化振兴的历程演变与研究综述

我国乡村文化振兴可追溯至民国“平教运动”等乡村实验<sup>[1]</sup>,近现代历史的剧烈转型对我国传统乡村社会造成多重破坏,也孕育了以“自我保护”和“乡土重建”为双重定位的“百年乡村建设”<sup>[2-4]</sup>。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新三农”问题凸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振兴开始逐步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和形式多样的实践,包括政府各条线的乡村振兴示范、和美乡村示范等以及艺术家、设计类高校主导的艺术乡建等。

现有研究总结反思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多方面内容。多位学者研究了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现实困境,解析乡村文化符号化及其内因<sup>[5-6]</sup>,认为应从“文化自觉”的高度来建构乡村文化振兴的逻辑与路径<sup>[7]</sup>,重视乡村文化遗产对推进乡村振兴的价值及实现路径<sup>[8]</sup>。部分学者着重研究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构建与应用<sup>[9]</sup>,侧重乡村空间基因的提取和空间肌理的分析<sup>[10-11]</sup>,希望以此促进乡村设计中的文化回归<sup>[12]</sup>。文化产业赋能乡村发展是研究热点,王志芳等<sup>[13]</sup>研究了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模式和案例。此外,多位学者研究了艺术乡建实践和价值重塑问题<sup>[14-15]</sup>,其中主体冲突和乡村共同体的价值意义和重构路径是重点,学者们提出社会重构与整体性的视角对艺术乡建共同体构建具有积极意义<sup>[16-17]</sup>。

总体来说,目前研究多侧重乡村文化振兴的某一方面,缺乏系统理论与方法建构。乡村文化的本体性方面,已认识到“文化自觉”的重要性和文化基因的提取,但缺乏对文化价值的清晰认知和以价值为导向的系统方法。文化主体性方面,缺少乡村文化共同体的实现路

径和协同研究。文化载体方面,缺少乡村空间整体性营造和数字化时代文化载体的创新赋能研究。因此,本文将以乡村文化价值为导向,尝试构建乡村文化振兴的系统方法思路和创新解决方案。

## 2 上海“沪派江南”江海、新乐单元概况

### 2.1 上海“沪派江南”营建行动与两个单元的概况

“沪派江南”营建行动是上海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举措,是上海保护传承本土文化、为乡村地区塑魂的乡村振兴工作。所谓“沪派江南”,是指既保留了传统江南水乡的婉约气质,又融入了红色文化、海派文化等的特有的上海乡村特色。“沪派江南”营建行动尊重上海乡村空间地貌演进规律和蓝绿基底特征,深入发掘、保护和传承根植于上海乡土的传统文化脉和历史要素,厚植“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交融发展的土壤,着力推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文化活态传承。同时强调突出村民主体地位,解决群众关切的实际问题,并搭建多方参与的工作和要素平台,以文化为魂、以生态为基,赋能乡村振兴。

在“沪派江南”前期特色村落调研普查等工作的基础上,按照上海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全面实施《上海市特色村落风貌保护传承专项规划》(沪府〔2024〕21号)和《上海市特色村落风貌保护传承行动(2024—2027年)》(沪规划资源乡〔2024〕181号),2024年5月启动全市15个试点单元的营建工作,加快打造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风貌保护传承样本。

奉贤江海单元和崇明新乐单元作为15个试点之一,具有不同于松江、青浦等传统意义上的太湖周边江南区域乡村的特点。江海单元通江达海、新乐单元襟江带海,有着江海的激荡和大气澎湃。此外,两个单元一老一新,一个有着古冈身以来的悠远历史,一个是上海围垦成陆最晚的地区之一,自身的文化又各具

特色。具体来看,江海试点位于奉贤区城市和乡村交界处,奉贤新城绿环西南段,总面积约17.5 km<sup>2</sup>,属于上海乡村风貌空间结构“六域”中的“泾河低地”“十二意向”中的“川流”风貌。崇明新乐单元位于崇明区最西北端,北濒长江,与南通隔江相望,面积约32.5 km<sup>2</sup>,属于“六域”中的“河口沙岛”“十二意向”中的“鱼脊”风貌(见图1)。

### 2.2 上海乡村地区文化振兴面临的挑战

上海乡村面临3大结构性挑战,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制约着乡村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

#### 2.2.1 本体性挑战:文化价值认知模糊与工具化困境

上海目前乡村文化“自我矮化”、本土传统被视为落后符号的现象已大大减少,但文化不自觉、文化价值认知模糊的问题仍然是关键制肘。比如上海虽拥有6 000年文化史,但公众对乡村文脉的认知多停留在明清甚至开埠后,忽视了更久远的“沪派江南”文化根基。而且文化价值全面系统评估的缺失导致乡村文化保护对象碎片化,缺少对乡村蓝绿底色底版的重视以及与之关联的农耕文化、非遗技艺等的系统彰显。此外,部分乡村陷入功利化开发与文化真实性流失的困境,文化资源被简化为文旅消费符号,导致价值



图1 奉贤江海单元、崇明新乐单元在全市试点单元分布图中的区位

Fig.1 Location of Jianghai unit and Xinle unit in the citywide distribution map of pilot unit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上海试点乡村风貌单元分布图”改绘。

本体和文化特色的削弱。

### 2.2.2 主体性挑战:代际传承缺位与外部力量博弈

上海老龄化率高居全国前列,乡村文化传承主体老龄化与青年缺位趋势更为严重。如奉贤江海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高达85%,本地青年大多选择在新城居住,滚灯等非遗的传承人平均年龄均较高。此外,外部权力和资本介入对村民主体性形成争夺和博弈。如政府主导的工作往往被村民视为“上级任务”,而非文化认同驱动。文旅、民宿项目等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虽带动经济,但村民易沦为“文化配角”,参与文化阐释话语权较弱。

### 2.2.3 载体性挑战:标准化、都市化等的多重压力

乡村文化空间载体的碎片化、工程化和同质化建设正消减乡村特色和辨识度,如林田水路村构成的乡村整体底板的保护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传统水乡肌理被标准化基建取代,乡村河道硬化工程破坏“河—宅—田”共生结构等。部分乡村改造盲目复制城市景观,稀释了乡村独特地貌的文化表达。此外,都市消费主义和审美导向促成了对乡土性的解构,城市游客的“田园想象”倒逼乡村文化表演化、乡村休闲功能同质化。数字化技术、新媒体尚未能有效激活文化传承,如短视频推广侧重猎奇表演,缺少关于传统文化和农耕记忆的深度解读。

## 3 以价值为导向的乡村文化振兴方法探索

基于价值的保护管理是国际遗产保护始终关注的核心和方向,19世纪晚期李格尔提出年代价值、历史价值等构成的价值体系<sup>[18]</sup>,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提出“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sup>[19]</sup>,2008年What is OUV?中突出强调了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组成三要素<sup>[20]</sup>。自此“基于价值的遗产保护与管理”成为国际遗产界的共识<sup>[21]</sup>,并在各国实践中不断获得贯彻与深化。在我国,以两办文件《关于在城乡建

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2021年)为代表,将“坚持价值导向,应保尽保”<sup>[22]</sup>作为城乡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原则,目前研究以历史文化价值的分析和价值线索梳理为主<sup>[23-24]</sup>,以价值为导向的保护管理方法体现在保护规划中明确“为什么保”的价值体系、形成“保什么”的框架和“怎么保”的规划路径<sup>[25]</sup>。

本文借鉴以文化遗产的价值特色为导向的思路方法,并根据“沪派江南”试点单元持续伴随的营建工作性质,创新性地从核心价值特色出发,构建系统性、可持续的乡村保护和营建体系,从本体价值认知、主体激活、多载体创新3方面构建“三元一体”的价值导向方法体系:价值认知是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基础,激活多元主体构建新时代的乡村文化共同体是振兴工作的关键,空间、内容和数字平台等载体的创新是振兴工作的抓手。通过构建“本体—主体—载体”的乡村文化振兴“三元一体”模型(见图2),实现乡村地区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真正走向文化赋能。

### 3.1 本体价值唤醒:文化价值认知与空间基因识别

#### 3.1.1 文化价值认知

乡村文化振兴的首要条件是挖掘、识别在地化的文化特色,深刻认知其价值。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其空间基因特征和构成,为后续空间营造和内容赋能奠定基础。借鉴世界遗产和城乡遗产的价值提炼方法,在全时空、全维度系统梳理和提炼的基础上,强调乡村文化价值涵盖社会记忆、情感认同等非物质维度的多元性与地方性。

奉贤江海单元文脉悠长、要素多元,在这些文化传统中识别其核心价值特色是难点。江海地区形成于6 000多年前上海海退陆进的时期,单元东西约5 km,横跨了上海南部仅存的3条古冈身,即沙冈、竹冈和横泾冈,留有良渚文化时期的江海古遗址;受惠于言子授道讲学,奉贤境内学风大盛,海隅处处可闻礼乐之声,成为“滨海文墨之区”,留下敬奉贤人、见贤思齐的文化传统;唐宋建南桥镇以来逐渐

发展繁华,成为水网密布、桥通四方的百桥之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贤的“小岗村”江海公社留下奋斗的丰碑。在悠长丰富的文脉中,对核心价值特色的认知经历多轮反复,最终确定为“最初的上海”得以形成的地理文化标志——古冈身。首先,作为全市15个单元中唯一一个横跨3条古冈身的单元,是上海地区沧海变桑田的历史见证地。冈身文化的核心价值在江海单元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性,3条冈塘河道呈现出不同时期古海岸线的演变历程,其较完整体现了上海距今6 000多年至3 000多年的海退陆进演变史。其次,冈身对上海文化发展意义重大。北宋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慨叹“尝闻滨海之地,冈阜相属,俗谓之冈身。此天所以限沧溟而全吴人也”,正是冈身的捍卫使冈身及以西地区免受海潮的侵扰、成为上海的文明之源。目前共发现崧泽、良渚和马桥文化等古文化遗址43处,均位于冈身线以西和冈身线之上。而且,冈身文化代表海陆演变、沧海桑田的大气和蓬勃,赋予江南文化根源上的澎湃和激荡,是“沪派江南”的独特气质所在。

类似地,1960年代拓荒围垦而来的崇明新乐单元是上海最晚形成、最年轻的片区之一,广袤的条田、富饶的滩土种植出优质稻米,孕育了新乐的稻米文化,而野保基地麋鹿苑也为新乐联结古老的麋田耕作,强化了新乐稻米的独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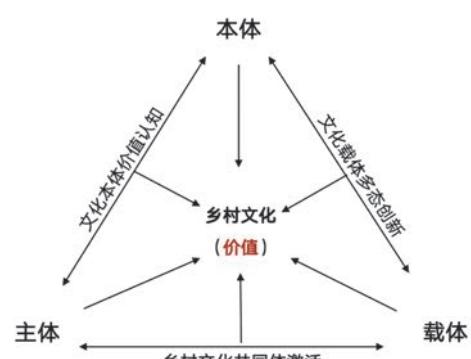


图2 乡村文化振兴“三元一体”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hree elements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3.1.2 空间基因识别

在单元核心价值特色引领下,依托特色价值载体,从蓝绿基底、乡村聚落和特色场景等层次进行空间基因的识别和分析。

在江海单元,千年后古冈身沙冈、竹冈、横泾冈成为单元内的南沙港、南竹港、南横泾,河道纵贯南北、襟江连海、宽阔平直,形成“川”字形框架,具象体现了“十二意向”中的“川流”风貌(见图3)。冈身两侧支流东西向延伸,河渠阡陌切割出色彩斑斓的林田肌理,村居聚落东西支流横向展开,呈现“三冈水长,川流生长、林田扁长、村居成行”的空间基因(见图4)。乡村聚落大多成组呈一字型集中排列,七八户或十多户的民居集聚成行,沿着横向支流河道分布。村宅坐落在自然乡野间,建筑和河道间有晒场、菜地、花圃树林等,家家临水,推窗见田。

新乐单元内承载海洋和陆地过渡地带的自然要素,造就了全域“江、海、河、渠多种水系交汇,滩、荡、林、田多重空间交叠”的特性(见图5)。当下村落空间与20世纪60年代垦拓历史息息相关,村民临滩而拓、御林而固,建立鱼脊水系,划分均质农场,聚落沿中心横河两侧次第展开,水、宅、路三者呈“一”字平行排列,村庄融入广袤农田中。

### 3.2 文化主体激活:重构乡村文化共同体

主体是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核心。“沪派江南”的实践表明,以多元协同机制重构“乡村文化共同体”,建立“四级联动—条线互动—三师联创—文化共创”的立体化实践网络(见图6),通过打破行政壁垒、整合条线资源、强化专业赋能地化创新、推动参与主体角色转变,汇聚专家、学者、市场、公益人士等各方力量,是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

#### 3.2.1 四级联动

跨层级联动是打破行政壁垒、保障资源高效下沉、实现“沪派江南”营造工作中上级政策与在地需求精准对接的基础。上海建立了“市级统筹把方向—区级传导抓落实—镇村实

施融意愿”的联动反馈机制,即市级统筹愿景方向与营造标准,区级整合资源、协调跨域项目并搭建工作平台,镇村级聚焦在地需求,确保村民意愿融入具体实施。

江海单元在上海市规划资源局统一把关统筹基础上,市级专项政策与资金支持通过区级专班及时传导至乡村治理末梢,避免资源空转;镇村级将村民意愿上达反馈,通过将村民针对居住环境、公共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的诉求转化为具体的营造项目,深度融入“沪派江南”特色风貌营造的具体场景中,促使基层诉求转化为政策升级与场景创新的动能,从而形成可持续的乡村振兴闭环范式。

#### 3.2.2 条线互动

跨部门互动是系统性解决乡村地区复杂性问题,实现生态、文化、产业综合发展的关键。打破部门条块分割,围绕“水、林、田、湖、草、村”等“沪派江南”核心营造的空间要素,建立水务、绿容、农业、文旅等部门常态化联席机制,实现规划衔接、项目捆绑、资源优化配置。

两个单元以全域土地整治为平台,协同水务部门统筹河道生态治理与蓝线优化,延续试点单元地理演变印记与江南水网肌理;联合林业部门落实林地管控保护,构建试点单元乡土植被基因库,保育本土化多样生态;加强城建部门引导村落风貌提升与文化元素融入,塑造形神兼备的“沪派”村落空间;确保各部门形成合力,立体呈现“沪派江南”特色场景。

#### 3.2.3 三师联创

“沪派江南”营造工作涵盖全要素生态



图3 奉贤江海单元“川流”意象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Chuanliu” in Jianghai uni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治理、特色风貌全空间识别、保护与开发平衡等全链条环节,构建由乡村规划师、生态设计师、景观师及建筑师等组成的乡村版“三师联创”机制,是连接顶层设计与在地实践、确保文化特色精准提炼与空间落地的专业保障<sup>[26]</sup>。责任乡村规划师为三师牵头团队,深度挖掘地域空间基因,统筹全域蓝图与资源调配;责任建筑师聚焦提炼居民文化符



图4 奉贤江海单元“三冈水长,川流生长、林田扁长、村居成行”空间基因示意图  
Fig.4 The spatial gene of the Jianghai unit, which features “three long rivers, flowing streams, flat and long forests and fields, and rows of villages and commun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崇明新乐单元“鱼脊”意象示意图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Yuji” in Xinle uni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乡村文化共同体构建示意图  
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al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号,实现建筑形制与风貌创新;责任景观师注重识别原生自然特质,引导生态景观与乡野意境共生。

江海单元三师团队以“冈身文化”为设计内核,规划团队通过提炼“川流江海、梦泽冈身”为整体发展愿景绘制空间蓝图;建筑师将贝壳、陶土等冈身元素植入村居更新;景观师复原古朴冈身、稻泽良渚等原乡生境,增强冈身文化在地化空间叙事。

### 3.2.4 文化共创

乡村文化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是以村级为行动纽带,推动市场、村民等社会主体从“文化客体”向“创造主体”转变,引导“政府蓝图式规划”向“多元过程式营造”转变,在“沪派江南”的实践工作中实现多主体、多视角的交流与协作<sup>[27]</sup>,促使多元主体的创造力成为乡村文化活态传承的引擎。

江海单元与新乐单元在实践中积极释放村民主体参与性,增强凝聚共同体意识,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效益共赢。江海单元推行“新老村民共治共营”理念,在乡村治理中,通过民主议事会决策宅基流转、村宅风貌改造、乡村产业运营等大小事项,实现村民从“旁观者到参与者到受益者”的角色升级;在产业升级中,实行“新村民引入机制”,吸引各类社会资本和创业主理人入驻乡村,创立“翼

枭”“野沪”等科技、文旅企业,实现村集体经济与村空间活力的双增长。新乐单元鼓励“稻米价值全链共享”,村民以土地入股,形成“集体经济+合作社+企业”的合作方式,成立稻米文化有限公司。在建设优质稻米加工基地的基础上,打造“稻1968景区”“稻米文化博物馆”“米境咖啡”等,将稻米农耕记忆转化为可消费的文化载体。当村民、企业、政府等主体都成为乡村文化创造的主角,“沪派江南”的文化基因得以在动态实践中实现创新性、可持续的发展。

### 3.3 载体多态创新:活态传承与创新转化

“沪派江南”营造工作的落实在于乡村文化载体的活态传承和创新转化,通过空间整体性营造、业态适应性赋能和媒体定制化传播等多维载体联动,将乡村文化基因转化为可感、可触、可参与、可消费的现代载体,从“静态保护”转向“活态传承”<sup>[28]</sup>。

#### 3.3.1 空间整体性营造

“沪派江南”试点单元营造工作超越“田水路林村”单要素保护,注重宏观格局的整体性延续和空间场景的特色化提升,实现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功能业态的兼容。

江海单元锚定“三冈水长、川流生长、林田扁长、村居成行”的空间基底,以“川流江

海、梦泽冈身”为整体意向,彰显“野境、烟火、新意”3大文化意蕴,再现古朴自然的冈身意境,兼得摩登艺趣的乡村未来场景(见图7)。首发区聚焦两冈之间、贝环北部(见图8),以“冈越贝环”为主题,系统梳理贝环上的岛、泽、滩、田、林等特色,形成“线贝岛”生态田园、“丘贝泽”林水复合、“跳贝滩”动态湿地、“悦贝林”生息森林等特色生境,体验耕稻泛舟、采贝渔猎的先民生活场景,从文化延续走向情感共鸣(见图9)。

新乐单元以“鱼脊”地貌为空间骨架,一方面融合古法筑田方式与现代灌溉技术,延续“一川如脊、经络分明”的肌理特征,维系“稻畴界野、村行两岸”的田园格局;另一方面融合“江滩、杉林、麋鹿”等江海过渡带特色生境,打造千里稻浪、麋鹿森林、水杉秘境、归园田居等特色场景,呈现江海野原与农场村落相伴共生的踏歌画卷(见图10-图12)。

#### 3.3.2 业态适应性赋能

适应性的功能业态是赋能乡村空间的动力引擎。依托试点单元地域文化和特色风貌,推动文化资源与空间载体融合,驱动乡土资源向经济动能和社会效益转化,赋能乡村空间创新发展。

江海单元通过活动体验和文化事件推动业态升级,构建了层次丰富的业态创新。通过



图7 奉贤江海单元规划蓝图

Fig.7 Planning blueprint of Jianghai uni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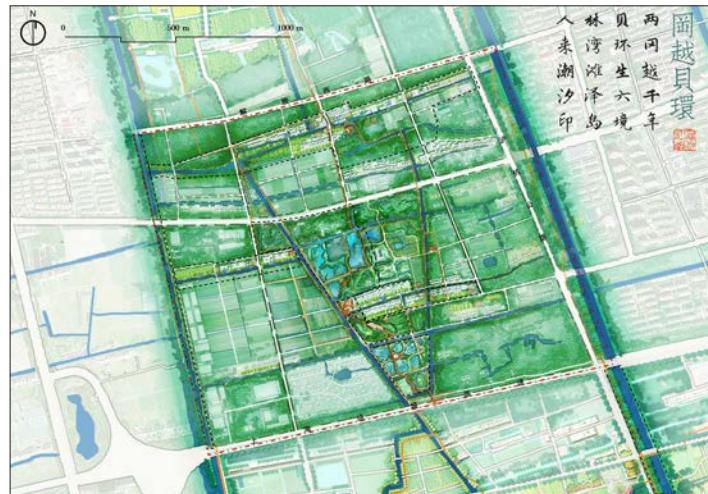


图8 奉贤江海单元首发区规划蓝图

Fig.8 Planning blueprint for the premiere area of Jianghai uni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湖泽泛舟、田野别稻、林下运动等方式,将先民生活场景转化为可触摸、可体验的叙事载体;通过装置艺术展、田野音乐会、非遗市集等轻介入方式,升级摩登田野、贤染小院、江海村居等文化活动场所,为乡村空间注入文化内容,使传统文化从静态展示转变为可参与的生活方式(见图13)。

新乐单元核心强化农耕文明与文旅游购的全链条融合,通过打造稻米文化展示、特色民宿、咖啡等多元业态,结合大地讲堂、哲思游学等形成特色游线,强化乡村业态中的文化属性(见图14)。

### 3.3.3 媒体定制化传播

“沪派江南”营造过程融合传统媒体与

新媒体技术,通过文化讲座、特色展览、行纪活动、平台宣推等形式,讲好乡村故事,使得文化传播突破时空限制触达公众,促使上海乡村的空间基因与文化密码被更广泛感知<sup>[29]</sup>。

“沪派江南”试点单元行动开展以来,江海单元以学术考古创新传播,通过“寻找冈身线”行纪活动,邀请上海考古界著名学者带领



a 江海原乡



b 水森秘境



c 冈身野径

图9 奉贤江海单元特色场景效果图  
Fig.9 The effect draw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 scene of Jianghai uni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0 崇明新乐单元规划蓝图  
Fig.10 Planning blueprint of Xinle uni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1 崇明新乐单元首发区规划蓝图  
Fig.11 Planning blueprint for the premiere area of Xinle uni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廉鹿森林



b 水杉秘境



c 归园田居

图12 崇明新乐单元特色场景效果图  
Fig.12 The effect draw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 scene of Xinle unit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a 江海古文化遗址展示馆

图13 奉贤江海单元特色文化业态示意图

Fig.1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business forms of Jianghai unit



b ‘贤染’小院



c 摩登田野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a 稻米文化中心

图14 崇明新乐单元特色文化业态示意图

Fig.14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business forms of Xinle unit



b 米境咖啡



c 大地课堂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公众溯源古冈身,理解上海成陆历史演变,实地体验千年冈身遗址;公众号推文《川流江海·寻找冈身》获得“新华社”转载,成功构建文化研究与大众传播的转化通道。新乐单元以新媒体宣传为媒介搭建稻米文化传播平台,将农耕文化、米食制作等融入直播带货过程,实现消费场景下的文化科普。2025年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沪派江南·特色村落营造试点设计主题展”向公众免费开放,以模型、视频、文创等多样形式充分展示试点单元乡村风貌和文化内涵,全面呈现“沪派江南”独特文化魅力,实现从“圈层传播”到“大众影响”的跨越。

#### 4 结语

基于江海、新乐单元的“沪派江南”营造实践,本文初步总结上海大都市乡村地区“以价值为导向”的文化振兴方法,构建文化价值“本体—主体—载体”的“三元一体”理论模型,提出“文化本体价值唤醒—文化共同体激

活—文化载体多态创新”的乡村文化振兴路径,探索大都市乡村文化振兴的“上海模式”。乡村文化蕴含着在地人民长久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识别核心文化价值、重构乡村文化共同体、适应新时代的多态文化载体创新是当下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议题,需要持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以真正实现党和国家要求的乡村文化保护传承,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陶行知. 中国教育改造[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1: 71.  
TAO Xingzhi.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M]. Hefei: Anhu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1: 71.
- [2] 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81.  
LIANG Shuming. Theory of rural reconstruction[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181.
- [3] 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 北京大学学报, 1997 (3) : 15-22.  
FEI Xiaotong. Reflection, dialogue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1997(3): 15-22.
- [4] 费孝通. 费孝通论乡村建设[M]. 上海:商务印书馆, 2021: 187.  
FEI Xiaotong. Fei Xiaotong on rural reconstruction[M].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1: 187.
- [5] 古小东,夏家馨,李海. 乡村文化振兴:现实困境、路径选择与梅州探索[J]. 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2021 (1) : 25-31.  
GU Xiaodong, XIA Jiaxin, LI Hai.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realistic dilemmas, path selection, and Meizhou's exploration[J]. Journal of Guangdong Open University, 2021(1): 25-31.
- [6] 魏玲玲,顿明明. 文化脱域视角下大都市边缘区乡村文化符号化及其内因解析——以上海市金山区山塘村为例[J]. 小城镇建设, 2023, 41 (6): 31-36.  
WEI Lingling, DUN Mingming. Symbo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and its internal causes in metropolitan

- fringe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sembedding: a case study of Shantang Village, Jinshan District, Shanghai[J]. *Development of Small Cities & Towns*, 2023, 41(6): 31-36.
- [7] 程川, 陈永强, 高新. “文化自觉” : 乡村文化振兴的逻辑与路径——基于浙中三村的调查与思考[J].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 2019 (4) : 23-28.
- CHENG Chuan, CHEN Yongqiang, GAO Xin.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the logic and path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based on a survey of three villages in central Zhejiang[J].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Hefei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2019(4): 23-28.
- [8] 刘琦, 赵广君. 乡村文化遗产对推进乡村振兴的价值及实现路径研究[J]. *城乡规划*, 2022 (7) : 81-83.
- LIU Qi, ZHAO Guangjun. The value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J].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2022(7): 81-83.
- [9] 刘沛林.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构建与应用研究[D]. 北京: 北京大学, 2011.
- LIU Peilin.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landscape gene atla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settlements[D].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2011.
- [10] 姜莹, 李伊格, 段进. 空间基因的识别提取路径[J]. *城市规划学刊*, 2025 (1) : 18-24.
- JIANG Ying, LI Yige, DUAN Jin. Approaches to identifying and extracting spatial genes[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5(1): 18-24.
- [11] 朱小卉, 李海涛, 赵书, 等. 基于空间基因的中国特色村镇空间基因传承与规划设计导控体系初探——以鲁南尼山丘陵西南麓地区为例[J]. *小城镇建设*, 2023, 41 (1) : 58-67.
- ZHU Xiaohui, LI Haitao, ZHAO Shu, et al. Inheritance and planning control system of spatial genes in characteristic Chinese towns and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the Southwest Foothills of Nishan Hills, Southern Shandong[J]. *Development of Small Cities & Towns*, 2023, 41(1): 58-67.
- [12] 刘宇. 试论乡村设计中的文化回归[J]. *城乡规划*, 2019 (1) : 27-29.
- LIU Yu. Cultural return in rural design[J].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2019(1): 27-29.
- [13] 王志芳. 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研究[J]. 智慧农业导刊, 2025 (8) : 193-196.
- WANG Zhifang. Paths of cultural-tourism integration empowering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J]. *Journal of Smart Agriculture*, 2025(8): 193-196.
- [14] 渠岩. 艺术乡建: 中国乡村建设的第三条路径[J]. *民族艺术*, 2020 (3) : 14-19.
- QU Yan. Art-led rural construction: the third path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J]. *Ethnic Arts Quarterly*, 2020(3): 14-19.
- [15] 曾莉, 吕光耀, 安宁. 艺术介入背景下的乡村景观再生产研究[J]. *人文地理*, 2022 (4) : 53-64.
- ZENG Li, LYU Guangyao, AN Ning. Reproduction of rural landscape in the context of artistic intervention[J]. *Human Geography*, 2022(4): 53-64.
- [16] 薛白, 赵一青. 重构乡村文化共同体: 艺术乡建的行动模式、发展困境与实现路径[J]. *人文杂志*, 2025 (2) : 132-140.
- XUE Bai, ZHAO Yiqing. Reconstructing rural cultural community: action models, development dilemma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art-led rural construction[J].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2025(2): 132-140.
- [17] 张颖. 中国艺术乡建二十年: 本土化问题与方法论困境[J]. *民族艺术*, 2021 (5) : 15-25.
- ZHANG Ying. Twenty years of art-led rur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localiz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ological dilemmas[J]. *Ethnic Arts Quarterly*, 2021(5): 15-25.
- [18] 陈平. 李格尔与艺术科学[M]. 北京: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17: 315-352.
- CHEN Ping. Riegl and the science of art[M]. Beijing: China Academy of Art Press, 2017: 315-352.
- [1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Z]. 1972.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Z]. 1972.
- [20] 国际遗址古迹保护理事会. 世界遗产中心年度工作评估报告[R]. 2008.
-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What is OUV? Defining the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of cultural world heritage properties[R]. 2008.
- [21] 陈同滨. 基于价值的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J]. *城市住宅*, 2020, 27 (9) : 7.
- CHEN Tongbin. Research and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the value[J]. *City & House*, 2020, 27(9): 7.
- [22]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EB/OL]. (2021-09-03) [2025-06-03].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9/03/content\\_5635308.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9/03/content_5635308.htm).
- General 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pin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erv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urban-rural development[EB/OL]. (2021-09-03) [2025-06-03].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9/03/content\\_5635308.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9/03/content_5635308.htm).
- [23] 杜莹. 基于历史文化价值观的伊宁名城保护策略[J]. *规划师*, 2015 (1) : 71-74.
- DU Ying. Conservation strategy of Yining Historic City based on historic and cultural values[J]. *Planners*, 2015(1): 71-74.
- [24] 陈双辰, 盛哲清, 张亚宣, 等. 千年一脉、多元一体与载体例证——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分析方法与体系建构[J]. *城市规划*, 2022, 46 (s2) : 44-55.
- CHEN Shuangchen, SHENG Zheqing, ZHANG Yaxuan, et al. Millennial coherence,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and physical evidence: value analysis method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for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ies[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2, 46(s2): 44-55.
- [25] 贺子冲, 魏祥莉, 吴瑕, 等. 新形势下以价值为导向的保护路径探索——以三亚崖城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修编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24, 31 (10) : 6-11.
- HE Zichong, WEI Xiangli, WU Xia, et al. Exploration of value-oriented conservation paths under new circumstances: a case study on the revision of conservation plan for Yacheng Historic Town in Sanya[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24, 31(10): 6-11.
- [26] 郑红玫. 论责任规划师在上海“三师联创”两个领域的角色思考——以两个试点单元为例[J]. *小城镇建设*, 2025, 43 (2) : 101-108.
- ZHENG Hongmei. The role of responsible planners in two fields of Shanghai's "triple-expert collaboration": case studies of two pilot units[J]. *Development of Small Cities & Towns*, 2025, 43(2): 101-108.
- [27]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上海市特色村落风貌保护传承专项规划[Z]. 2024.
- Shanghai Municipal Bureau of Planning and Natural Resources. Special pla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characteristic village landscape in Shanghai[Z]. 2024.
- [28] 文化和旅游部, 教育部, 自然资源部, 等. 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EB/OL]. (2022-04-07) [2025-06-03].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705845.htm](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705845.htm).
-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Ministry of Education,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et al. Opinions on promoting cultural industry to empower rural revitalization[EB/OL]. (2022-04-07) [2025-06-03].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705845.htm](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705845.htm).
- [29] 上海市城市规划行业协会. “沪派江南”特色村落营造试点设计主题展参观活动顺利举行[EB/OL]. (2025-05-27) [2025-06-03]. <https://mp.weixin.qq.com/s/FPaMhnpYrEcfE8wFvE80rA>.
-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Shanghai-style Jiangnan” characteristic village creation pilot design exhibition successfully[EB/OL]. (2025-05-27) [2025-06-03]. <https://mp.weixin.qq.com/s/FPaMhnpYrEcfE8wFvE80rA>.